

罪
惟
錄

二
四



罪惟錄列傳卷之五

翼運王國傳列總論

漢因楚起項羽為漢弑楚義帝明因宋起張士誠為明殺宋之劉福通倖也明非濠州釋縛亮色分符即安得以佛子大主運然福通而在勢必擠左副元帥俾不得獨制金陵郭滁陽而在半道邀鵠之計不行支數字符朱公子立致戲下惟吾命矣劉殉安豐郭殞和陽則前此扶將長養之功而不可沒四等之陳張輩之互逐豈非忘明之所由肇造也祖之於宋懷享誼必報於滁陽漢然即久之崇封以得已知初之見忌想有不能堪者至瓜步之

界性舞

仁王

1

翼運王國列傳

滁陽王郭子興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富家有女贅郭公為推其干戈生子貴翁以女即貴鄉之人知其贅不取也且業已過時便與郭公而厚嫁之郭公自得女術益售久之遂大買田宅為定遠富人生子三子興其仲也郭公死三子益以富為豪元至正辛卯妖言起韓山童亂汝穎徐壽輝擅蘄黃芝麻李亦與其黨彭早住趙均用等陷徐州子興心動推牛酒散錢帛結士與里中豪孫德崖等四人共率眾襲濠州據之權不稟一

俱自稱元帥。有事共議之。元將徹里不花主兵。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邀賞。百姓益投一城自保。至正十二年壬辰閏三月。太祖釋皇覺寺趨濠。門者以為間。行負鑽。子興異太祖狀貌。為解縛。收置帳下。俾長十夫。子興曉善戰。每出。太祖從。有翼衛。跳盪無前。斬首獲生過當。因間與謀事。頗寵重。引為親近。宿州人馬公者。嘗使氣殺人。避仇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病且死。馬公無子。有季女。為鄭媼出。以託子興。子興以為養女。及馬公卒。子興既殊異太祖。自得太祖。四帥頗計得太祖。以夫人張氏乃間進。曰。朱某材。應有以固其心。勿令走他人。遂以馬公女妻太祖。是

為孝慈皇后。時四帥皆木強。不能一語。子興較通敏。而臨陣勇悍過之。顧嘗得末座。意激。輕四帥。或出非語侵之。于是德崖輩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語不酬。子興拂衣就舍。引病。太祖曰。彼日益合。而翁益疏。何以善後。子興為勉強。一赴明年。使太祖行收兵。併諸寨。衆遂數萬。攻下滁州。元守將何世陪來降。九月。彭早往趙均用。茅徐州戰敗。奔濠。德崖等不能拒。遂尊事之。出其下。早往頗有權略。自用。子興與相結。德崖等既心忌子興。微間均用曰。郭某但有彭將軍。真不知有將軍矣。均用怒。相與伺子興出。篡得之。械德崖軍。太祖按劍起曰。郭吾父。有急而去之乎。偕郭公子。

往○想○早○住○早○住○為○馳○德○崖○破○械○出○之○則○元○賈○魯○圍○濠○急○也○
解○仇○合○力○背○城○以○拒○會○月○哥○察○兒○益○助○賈○魯○涂○幾○不○守○明○
年○春○賈○魯○卒○軍○而○圍○解○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
子○興○為○元○帥○如○故○譚稱長大王時二王挾子興屯泗州使人邀太
祖○太○祖○國○不○往○未○竟○二王爭強早住中流矢死均用乃併
有○其○故○所○部○而○德○崖○等○兩○子○興○舊○為○陰○陽○之○子○是○必○殺○
子○興○太○祖○遣○說○客○問○之○曰○公○昔○困○於○彭○城○南○楚○濠○郭○公○聞○
壁○可○相○納○死○矣○得○像○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即○不○若○
善○遇○之○藉○其○力○以○援○急○之○均○用○乃○已○旋○又○告○均○用○郭○公○居○時○
晚○旦○夕○為○意○不○若○能○去○之○便○子○興○乃○得○以○萬○人○至○滁○尋○欲○都○滁○

自王。太祖不可。時太祖所部已數倍之矣。悉以歸子興。而
諛子興者曰。鎮撫得衆心。行自大。子興惑之。夷太祖他
將。奪其左右用事。獨李善長涕泣不肯行。會諸將戰歸。各
有所獻。太祖無所獻。子興益不悅。馬后乃悉所有遺子興。
張夫人。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殷掌公
畏朱公子不發。今舍若奚賴。子興始悟。又明年。滁大旱。太
祖禱于栢子潭。與神約。發三矢而還。越三日大雨。十月。元
脫口圍張士誠高郵。分兵趨六合。六合乞援滁。子興故不
恤六合帥。且怯元兵。固不許。太祖曰。六合吾屏蔽。六合破。
滁不獨存。遂與耿再成前據瓦梁壘。為六合聲援。元兵攻

壘。壘破。疾復完。如是數四。乃歛兵入壘。出婦女倚門。戰手罵元兵相顧錯愕。忘戰。乘間脫歸滁。而元兵大至。滁乃設伏城外。令再成佯走誘之。敵果中伏。大敗去。奪其馬百。旋恐其浸至。令諸父老具牛酒犒師而還。其所奪馬曰。非敢為亂。備他盜耳。願併力高郵贖罪。元兵解去。規取和陽子。與問計。帝請如製為廬州路義兵甲三千。使敢死士服之。椎髻左衽。以四囊駝偽為廬州馳犒者。張天祐湯和率以前行。和陽人見之。必驩呼開門入。疾舉火為號。而絳衣千人。耿再成領之。繼其後。夾攻之。無不利。子興從之。前軍至隄陽關。和陽人果出遠迎。款食城外。過期不舉火。再成疑。

青衣兵已入城，遽率衆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閉門，縋壯士出擊，再成戰，不利。中矢反走，元兵逐之。會日暮，收還。而天祐青衣兵遇城下，出不意，擊之，衣服亂，元兵大敗。小西門外，湯和追及之，奪浮橋登城大呼也。先驚遁去，再成等不知也。子興亦以天祐等戰沒，方詒太祖失榮，會元兵遣使詣滁諭降，城空虛。子興益恐，太祖令填三門兵于南門，入使者叱膝行。子興諭之多失辭，太祖從旁曲讚之。衆欲殺使者，太祖微曰：「殺之，示怯。」是速其來。不若恐之大言縱去，彼疑不進。于是再請二千人往收敗卒，身規取和陽。自贖促至城，始知天祐等已捷得之矣。夜呼門，太祖免胄。

示之得入。會元兵十萬來攻。阻隍。敗去。子興遂命太祖總兵和陽。檄至。未發。時諸將驕。不肯下。太祖微除榻以覘之。俗尚右。則諸將坐上。坐滿。唯虛左。末坐。太祖太祖卽未坐。不為異。已而遇城守机密。諸將瞠視。無可否。太祖剖決立辦。奉命覽城。諸將率情廢。太祖按界刻期成。于是作色陳檄前下。拜曰。恭主命。非我敢擅。因南面。按劍大言。稱總兵權尊。違令者問軍正。諸將始皇恐。就貼。先是城破。太祖出巡軍。見小兒號其母。切側曰。吾軍有而母乎。悉縱而掠。令故夫。欢扶去。尋濠帥孫德崖以故舊提其中。就食和陽。太祖意私其中。可有德崖故。為不告。而納之。而大非子興意。

子興遂視師和陽。德崖請謝去。太祖畱之不得。其前軍行二十里。太祖出餞所。素聞城中軍閑急。促還。而前軍又至。抽刀扼中道。擁馬銜而行。太祖窘。既脫銜疾馳。則追者箭集于背。行十里許。復為短兵所及。顛墮馬。適有故人馳呼共乘。而遇德崖弟自和陽來。必殺太祖。張甲者從。傷解之。而公存亡未可知。敗宋公子。當不幸。而公苦兩傷。吾為子馳視之。則子興鎖德崖而與之酒。及還告衆。怒猶未平。張護。力夜與共寢。旦復羈麻湖中。會徐達等以身質太祖。歸德崖亦脫去。子興性暴急。既報仇不成。又以太祖權日盛。中恚。乙未正月卒。歸塋滁陽。子興四子。長二子。忌太祖威。

名置鵠酒。躬往迎太祖。或微告太祖。太祖半道忽控馬。仰天為恭。如見神人。顧二子正色曰。即何負若。乃見毒。二子誤以聞空語。惶恐謝汗浹背。下馬伏地稱死罪。自是不敢有異謀。會宋劉福通奉韓林兒稱帝。都毫。馳檄招子興。次子為都元帥。張天祐及太祖以右左副之。會和陽食盡。太祖略巢湖。水軍破元蠻子海牙。渡江取太平。郭元帥與天祐從攻集慶路。元福壽堃先等逆拒秦淮水上。咸戰死。長子病歿。三子以失職為不利。死。或曰三舍人皆戰死。而李子老舍存。一女侍太祖。即郭惠妃。生蜀代谷王。洪武元年。追封子興為滁陽王。命有司建祠。祭以中牢。以宥氏為奉。

祀世守。而後老舍家。洪武十六年。命太常丞張來儀。撰子
興廟碑。言王無後。二十八年。命旗手衛官李忠。召老舍
黑窖。厥往四川。候蜀王。老舍生謙。七生昇。七生信。七生琬。
世以王孫朝京師。琬乞恩。弘治中。得為奉祀。繼請乞不休。
正德中。奪官。

論曰。滁陽果能用太祖。即天意不屬。獨不能顯融霸江。
上數十名城。哉。卒悻。求一快。所欲擊。與四帥而五。碩。
所以雲雷。太祖者。厚誼。不可忘。乃其謝諸校。于和陽。不
聞呼太祖。而託其妻。与子。有滁無和。想夢寐不釋。覲二
子。治鵠。以還。未。必。非。遺。命。所。及。矣。為。滁。陽。廟。碑。既。稱。無

後漢召黑奚外志罪逃尔。雖然子畏冕轉戰女陽。諸藩即使世老舍以滌陽侯萬世。為遇或曰秦淮之役是死以明而天祐尚存。繼元帥者但以官著太祖意不屬史乃荒之情有然也。

宋韓林兒

韓林兒本姓李，樂成人。先世嘗以白蓮教惑衆，謫徙永平。元末父山童復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下生明王出世，遠近愚氓翕然信之。于是潁川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韓咬兒等謀動衆，以來末丞相陳宜中嘗自占城歸云：帝昺入倭，遂聲附之，称山童係宋徽宗八世孫，生海外，得還當主中國。傳檄有云：謁玉璽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大率以復興亡宋為辭。先是元至元中，天下騷動，其自湖廣、河南、山東以往，盜名號者三百餘處。戊子，台州方國真始據有土地。元憚戰伐，以官撫之。辛卯，羅田徐壽輝稱帝于蘄水，以